



全新的社会 全新的人

——旭光一社创办小小工厂的经验

中共鄂城县委著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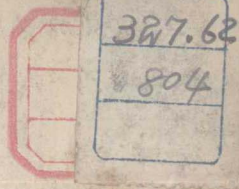
全新的社会 全新的人

——旭光社创办小小工厂的经验

中共鄂城县委会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新華書店
發行

全新的社会 全新的人

——旭光一社创办小小工厂的经验

中共鄂城县委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開本 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張 $1\frac{1}{4}$ · 字數 21,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0 定價 (5) 0.11元

統一書號 3001·572

出版說明

自“紅旗”第三期上發表旭光一社創辦小小工厂的兩篇通訊和陈伯达同志的介紹文章以后，曾引起各方面的重視。我們为帮助讀者更詳細地了解这里所發生的变化，特約請中共鄂城县委会詳細地介紹和總結一下旭光一社創辦小小工厂的情况和經驗。現在出版的这本小冊子，就是他們根据陈伯达同志的文章的精神，和已經發表的兩篇通訊重新整理的，內容比从前更加丰富和充实。

“紅旗”第三期發表的陈伯达同志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也收在这本小冊子里，放在前面，以帮助讀者研究旭光一社的經驗。

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

陈伯达

在繼續完成經濟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这些是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建议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所包含的几个要点。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证明:在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尤其是在充分地激发地方首创精神、群众首创精神方面,这些要点带有非常伟大的革命意义。

从去年秋冬以来,在农村兴修水利和积肥的运动中,地方的、群众的高度首创精神的威力业已表现出来了。现在在地方建设中小工业的运动中,又再次表现出这种高度首创精神的威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今年各级地方单位和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工建设的各种中小工矿企业共八十多万

个。这里特别值得说明的是：(1)其中在明年六月前可以建成的小高爐有一万二千六百八十座，可以增加煉鉄能力二千万吨；(2)其中在明年六月前可以建成的小型轉爐有二百多座，可以增加煉鋼能力一千万吨，相当于鞍鋼現有煉鋼能力的三倍；(3)其中兴建的中小型有色金屬开采企業有一千四百多个，它們在建成以后，就銅和鋁的产量來說，都將超过一九五七年全国的水平。……如此等等。

这样看来，只要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地方計劃的中小工業的發展規模，有不少部門，將赶上甚至超过第一个五年計劃那樣的全国規模。有些工業部門原来打算要等到一九六二年，即第二个五年計劃完成时候才能够达到的产量，由于地方中小工業的大量發展，在今年就有可能达到了。

在農業方面，大体也已經可以看出，如果沒有大的自然災害，今年一些主要农作物的收获量，也將达到或接近以前拟議过的第二个五年計劃的最后一年的产量。

所有上述这些，就是在充分發揮地方首創精神、群众首創精神的条件下，我国社会生产力大躍进的面貌。

当然，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但是，只要想想工农大众在我們党的领导下，正在以千百万倍的“愚公移山”的英雄气概，創造出許多劳动的新奇迹，想想各地方蘊藏着的無穷潛力，那末，我們便可以相信，前面所說的可能性一定会变成现实性。

总路綫和它所包含的几个要点,徹底地解决了我国国民經济的普遍高漲和高速度發展的問題,从而也在不断地革新整个的社会。

本刊这一期發表湖北鄂城县委会的“旭光一社用土办法办小小工厂”和“旭光一社是怎样領導和管理小小工厂的”兩篇通訊。兩篇通訊所叙述的,都是一个合作社中的新鮮事件。前一篇通訊主要叙述这一合作社怎样兴办了一系列的“小小工厂”,而又因此促进农業的發展;后一篇通訊主要叙述它怎样把农業管理工作同工业管理工作統一起来。这一个合作社的情况,是高度發揚地方首創精神和群众首創精神的一个光彩夺目的典型,在实际上是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普遍高漲的一个縮影。所說的“这些小工厂办得快、生产快、收效大”,恰好說明地方的、群众的首創精神在迅速实现全国工业化的斗争中所將起的作用。通过这两篇通訊,我們看到在大躍进中的中国,看到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里的群众几乎全是一批生龙活虎般的、具有冲天意志的英雄好汉。他們敢想,敢說,敢做;而做起来,又善于傾听大家的意見,脚踏实地,合情合理,有条不紊。一句話,有理想,又有办法。用毛澤东同志的話來說,他們正在原来那个空白点上,“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圖”。

这一个合作社采取的做法,大体有如下所列:

(1)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業合作又有工

業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实际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

(2)办工業的目的，是为着滿足整个合作社的需要，是为農業生产服务，而不是为着賺錢。

(3)因陋就簡，开始只办小型的厂子，以后再逐漸扩大。

(4)發展了一种所謂“万能人”的运动，亦工亦农。社員們既要学会農業全套技术，又要学会工業几項技术。“下田是农民，进厂是工人”。

(5)边干边学，到处“取經”。先求懂得一些普通的科学技术知識，再求逐步提高。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相結合。

(6)管理人員要学会管理，又要学技术，是干部也是工人。

(7)除了个別的特殊情况以外，工業和農業的工作都是記工分。一般是：工厂工分不能过高于農業，也不能低于農業，但又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根据工作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

(8)工業和農業的工作時間一样，如果晚上加班，就采取累进記分的办法，以資獎勵。

(9)根据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的原則，小工厂有常年奋斗的計劃，又有分段执行的計劃。

可以不可以說，这个合作社的所作所为，在实际上是

指出了我国能够以史無前例的高速度發展社会生产力、能够比較迅速地消灭工業同农業之間的区别以及腦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間的区别、从而为我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創造出順利条件的一种正确道路呢？我想，完全可以这末說。

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的著作里面，認為在徹底廢除私有制后，“超出社会最近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灾难，而且將保証滿足一切公民的需要，將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將創造出滿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經營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發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將創造出这种新人来。”“由整个社会按照計劃和为了公共的利益而經營的工業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曉整个生产系統的人。”“教育可使年青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統，它可使他們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們自己的爱好，輪流从一个生产部門轉到另一个生产部門。”“……城市和乡村之間の矛盾也將消灭。从事农業和工業劳动的，將是同样的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这已由于物質的原因而成为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恩格斯当时所說的，是根据社会發展規律而提出的理想。可以不可以說，在我們党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照耀下，旭光一社是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逐步地实现科学共产主义創始人的这样的理想呢？我想，完全可

以这末說。

兩篇通訊的題目，都很謙遜地写着“小小工厂”的字样。但是，这类同农業相結合的合作社的“小小工厂”，却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因为它們所代表的，是不可抵抗的、新生的、前进的力量，是共产主义的力量。

旭光一社創辦小小工廠的經驗

長港岸邊紅旗揚^①，革命農民办工廠
鐵錘鐮刀大合唱，共產主義放曙光。

這是詩人駱文參觀旭光社後所作的一首詩，它反映了成千個到旭光社來參觀者的印象。確實在短短的幾個月內，旭光一社因陋就簡，由小到大，白手起家，從無到有的創辦了許多的小小工廠，這種奇蹟，只有在黨的領導和總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才有可能實現。這個社位於湖北省鄂城縣的梁子湖畔，在農業生產大躍進的日子裡，用自己的力量，興辦了三個廠：顆粒肥料廠、農具製造廠、農產品聯合加工廠；五個站：農業機械站、交通運輸站、沼氣發電站、工農業科學研究站、衛生保健站。這些小廠站，辦得快、生產快、收效大。建廠僅三個月的時間，就生產了17萬多斤顆粒肥料，製成和修理了各種農具、工具五百餘件，幫助和指導群眾三天內製成各種車子149部，創造改良了19種新式農具。聯合加工廠共加工糧食7萬餘斤。這些小小工廠的建立，社裡的肥料缺乏的困難解決了，水稻、棉花的底肥、追肥全部用上了自製的顆粒肥料，勞動

^① 該社在長江南岸梁子湖畔的一條長港邊。

力缺乏的困难也解决了；改进的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加工厂的加工粮食，解放了大批的妇女劳动力，跳出了家务圈子，参加了农业劳动。

这些小小工厂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增加了合作社的收入，减少了开支。原来计划买新式犁，每部需要十八元，小厂自制只要八元；棉花采播器购买每部需三十四元，而小厂利用三齿耘锄改装，每部只要二元，颗粒肥料市价每百斤五元六角，小工厂生产成本只要四元六角，这些小厂预计在一年内，即可为合作社创造财富达191,238元。

小工厂也大大推动了农村的技术革命。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内，全社仅发明和改进了十三种工具和操作方法，而在办起小厂后，四个月就发明了19种工具，过去谁也没有想到利用动力工具，现在几个人摸索试验，就制成了机帆船，履带输送机，动力石磨，过去搞改车只几个人干，现在大家都在钻了，颗粒肥料厂团粒的笨重体力劳动，改成了用挤粒机；播种麦子原来一人播一行，改成用条播车一人播四行。正如农具厂长肖功梓同志所说：“只愁想不到，不愁办不到”，小工厂给社员指出了农村工业化的前途，有个老社员说：“过去总在说工业化，实际上看不见，现在看来越走越近了”。

旭光一社在兴办工厂过程中，没有伸手向国家要钱，要人，要机器，而是紧紧依靠了群众、用自己的穷办法和

土办法办起来的。

农业社的新发展，工业农业齐跃进

1958年春季，合作社制订了农副业生产的跃进规划，全社皮棉亩产509斤，比1957年增加269%；水稻亩产2,003斤，比1957年增加166%；小麦亩产680斤，比1957年增加169%；牲猪饲养1,134头，比1957年增加107%；全社农副业总收入要达到822,541元，比1957年增加两倍。要实现这个规划，必须有相应的措施：需要兴修水利，开沟筑渠，积肥，改良土壤，精耕细作。全社要实现这个措施就需投入劳动日22万个，但是全社378户、1,696人当中只有劳力676个，最多只能做到16万2千8百个，与需要相比，尚缺5万7千2百个劳动日。同时为了实现跃进规划，肥料需要量也大大的增加，全社计划需要商品肥料35万斤，可是据国家计划只能供应11万斤，而积的自然肥料需要经过加工才能发挥更大的肥效，供应的化肥，也需要改进施肥方法，集中使用才能避免流失和浪费。劳动力的矛盾，肥料的矛盾，都必须很好解决，否则，势必影响农业规划的实现。解决的途径只有是提高劳动效率；大搞工具改革，挖掘劳动潜力，以机械代替人工，自己制造，自己加工肥料。但是要想大搞工具改革，搞得又多又好，就必需有领导有组织的搞。挖掘劳动潜

力，突出的是笨重的家务劳动占住了很多劳力，如麦收四快时，割麦、薅草、插秧、追肥几头忙的时候，正吃小麦，一个四口之家每天就需一个人推磨，全社计算仅推磨一次就需 11,500 个劳动日，平时吃米也得舂碓，劳动效率很低，农民也迫切希望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用机器来代替人工，将劳力投到更需要的地方去。而自己制造自己加工肥料，更必须有组织有领导铺开摊子来搞。这些新的形式，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逼迫着合作社必须办工厂。

对于农业社要不要办工厂问题和办不办得起来的问题，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争论，有的人认为“农业社应当只搞农业，搞工业是狗子咬刺猬，多管闲事”，生产队长谢永发说：“走路要稳着步，跨大了步，到时难得退回来。”社员听到社里要办工业也带着又喜又怕的心情，喜的是农村实现工业化，一队的社员一谈起社里要办工厂，个个眉飞色舞，有的说“农村和城市一样了”，有的说“农民就要变成农业工人了”，大家都向往着不久就在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幸福生活。怕的是：几千年就未听过农村自己办工厂，又无经验，又无技术，资金也缺乏，是否办得起来呢？工厂只有大城市、国家才办得起，农业社怕不能办吧！六十多岁的老社员丘典勋说：“我活了 60 多岁，从来未听说乡下办工厂”。他常常问干部“真能办得起来吗？”社员汪家兴说：“想的都好，可是办工厂要工人，谁来

幫我們辦呢？叫我去我是沒有那大能耐的。”社員凌世德說：“工廠就是不簡單，你看人家大冶鋼廠，走進去你頭都要昏，機器上這兒一個滾子，那兒一個牙齒，搞的不好把手也要咬掉，我們辦工廠怕不那容易吧！”

這時富裕中農也在旁邊冷嘲熱諷開了。謝祚學說：“吹牛又不犯死罪，幹部就只會吹。”余明安也說：“如今事情真荒唐，烏腳肚子辦工廠”，余洪炳還作了一首順口溜：“幹部真敢想，黃泥巴腿子辦工廠，我看是浪費錢，丟到黑水河里響都不響。”因為他會做石匠活，排他去搞沼氣發電池，他說：“我沒有閑工夫幫你們做倒玩哪！”背後議論紛紛，“哼！辦工廠，只怕是說得漂亮，做得不漂亮，把社員的幾個錢搞光了放下。”

幹部在這兩種情況面前，怎麼辦呢？究竟是辦工廠來促進農業生產大躍進呢？還是修訂降低躍進規劃慢慢走呢？如果是辦工廠，怎樣辦呢？怎樣領導呢？技術問題怎樣解決呢？這些問題都沒經驗，心中都沒有底，有的幹部就信心不足了，對合作社到底能不能辦工廠，思想上打了個問號，說起來都勁頭十足，具體一研究又泄了氣，副主任肖仕敬說：“提起辦工廠，我就像小孩放爆竹，又愛又怕”。

這時上級黨委及時提高了旭光社幹部和群眾的認識，具體的幫助旭光一社進行了安排。鄉黨委會知道了旭光一社要辦工廠，向社里黨支部書記胡昌璧和副書記胡鳳英說：“要實現生產大躍進這不能有任何妥協，工廠一

定要办，我們共产党人，要敢想敢作敢为，大胆的干吧！作个样子叫全乡都来学习。”县委書記处書記彭英同志也赶到社里来了，帮助社里分析了群众要求和生产需要，說明办工業的基本条件已經具备了，一切困难只要貫徹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依靠群众都能得到解决，通过上級党委的支持和具体帮助，进一步树立了大家的信心，决心要破除迷信，打破办工業的神秘观点，要象开始搞合作化那样把工厂办起来。大家都說：“躍进就是要飞，再不是慢慢走了，更不应该后退，現在不仅要农业大躍进，工业也要跟着大躍进，最后社委会决定：依靠群众办工厂，讓工业、农业一齐躍进。

这样为了适应农业社發展的新特点，农业社大办工业，就使旭光一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陈伯达同志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一篇文章中說：这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結合的人民公社。

办农业需要的工厂

决定要办工厂了，但办什么样的工厂呢？出現了两种思想的斗争，一部分人單純从营利观点出發，要办賺錢的工业，社員江玉清說：“除三不如現二，最好办一个縫紉厂，賺錢又多又快。”有的說：“旭光七社搞了个榨房很賺

錢，我們也应当办一个。”有的人又單純从生活出發，要求办磚瓦厂，以便冬季好盖房子。而以社主任胡昌璧为首的一部分人，坚持要办農業上需要的工厂，坚持办工厂要先从農業生产出發，以后再考虑生活需要，農業社的工厂，是为了促进農業生产，不是为了賺錢。当时兩种思想的斗争，相当激烈，社員江玉清說：“办工厂不賺錢叫什么工厂，人家千里为官也为了吃穿，不賺錢搞的有什么用呀！”財經主任肖仕敬当时也考虑办个賺錢的工厂也可以，隨時可以賺几个，也可以解决社的資金周轉不灵，贊成办个賺錢的工厂。二队隊長徐昌海說：“社里又說叫社員实现居住条件大躍进，又不办磚瓦厂，那怎么能实现呢？”

社的干部意見也分歧了，猶豫不決。說起来都應該办，講起来都有好处，究竟先办哪，后办哪？哪些該办？哪些不該办呢？都拿不定主意，最后决定去找上級党委。县委書記处書記彭英同志，到社里来帮助他們解决了發展方向問題。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办地方工業的方針，結合社的实际情况研究后，大家才提高了認識，确定了社办工業的三条原則：第一，根据社里現有的力量和資源，开始只办小型的，以后再逐漸扩大；第二，本着为農業生产服务的方針，不能單純为了賺錢；第三，應該办的工厂，也要分清先后緩急，先办当前農業生产上急需的工厂。根据大家决定的三个原則，就首先办农具厂、顆粒肥料厂和为社員加工米面的农产品联合加工厂。为了解决工厂动力